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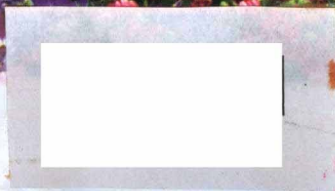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
★文学名著文库

报告文学卷

(下)

主 编: 萧 乾
副主编: 何西来

作家出版社



9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报告文学卷/萧乾主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9

ISBN 7-5063-1574-2

I. 中… II. 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173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 报告文学卷 (上、下)

主编：萧乾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苏彦斌

版式设计：英子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1270 千

印张：37

印数：2001-4000

版次：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ISBN 7-5063-1574-2

定价：62.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人生环行道·····	蒋 巍/1
玉 碎·····	袁 鹰/30
历史沉思录·····	胡 平 张胜友/43
步鑫生现象的反思 ·····	周嘉俊/101
伐木者，醒来 ·····	徐 刚/131
西部在移民 ·····	麦天枢/173
热 岛 ·····	张 锲/217
青藏高原之脊 ·····	王宗仁/229
黄土地，黑土地 ·····	马役军/257
东方风来满眼春 ·····	陈锡添/310
苏州“老乡” ·····	杨守松/324
以人民的名义 ·····	卢跃刚/405
淮河的警告 ·····	陈桂棣/456
生死簪洲湾 ·····	李 亚 赵建国 刘立云/531
我亲历中国使馆被炸 ·····	吕岩松/576

蒋巍 1947年生，辽宁营口人。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报告文学集《今天狭路相逢》，长篇小说《海妖醒了》，长篇纪实文学《延安女性风景》，散文集《国风》等。

人生环行道

蒋巍

—

人生在这里只有两分半钟的时间，一分钟微笑，一分钟叹息，半分钟爱，因为在爱的这分钟中间他死去了。

——左拉

一阵踉跄而沉重的脚步声在身后停住。肖丽回头一看，朦胧的暮色里，一个家伙摇摇晃晃地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然后走进没膝深的水里，哗啦哗啦地大把撩着水洗脸，鼻子像熊似的直吭哧。肖丽不大高兴地转过身子。酒鬼！

忽然，扑通一声，肖丽吓了一跳。不好！那小子怎么坐到水里了？不断涌来的江浪淹到他的胸口，大概因为冷水的刺激，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弄得水面上肮脏不堪，酒气熏人。肖丽憋憋鼻子，纵身跳进水里，拽住那人的肩膀使劲往岸上拉。好不容易把他拖到堤坝的斜坡上，凑着江畔的灯光一看，这不是前不久一块从农场返城回来、等着B厂分配工作的那个古怪的黑小子么？看来，他的家长和自己的父亲一样，同是哈尔滨这家数一数二的大工厂的职工。两个多月前，工厂派人到农

场，把职工的孩子办回来一大批，可一直没有分配工作。这帮在北大荒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知青”啥都不惧，天天到厂劳资科办公室去催。肖丽就是在那儿注意到这个黑小子的。别人都吹胡子瞪眼，大吵大闹，拿出一副市井泼皮的难缠的架势，唯独他将两条粗壮的胳膊在胸前一架，斜靠在门口一声不吭。不过，那后削的前额，茅草似的乱发，高高的眉峰，锐角般的颧骨，加上眼窝里又亮又尖利的目光，总叫人觉着有点凶神恶煞似的，不敢近前。

小伙子用手撑住上身，坐在石头上狼一样地猛喘，眼珠子血红。

“你喝那么多干吗？”肖丽屏住鼻息，厌恶地问。

“你……管得着么！”黑小子醉眼朦胧地盯着肖丽，舌头硬得像鞋拔子，“我怕……明天死了……喝不着了。”他咧咧嘴想笑，却把脸弄成个怪模样。

“想死还不容易！别这么活遭罪呀。”话音未落，肖丽发现他已阖上双眼，颓然倒地睡着了。她恨恨地拨拉他一下，没有反应。总不能把这个醉鬼一个人撇在江边呀，等一会儿罢。她悄悄在一旁坐下了。

夜色渐渐笼罩了浩浩的松花江。弦月从斯大林公园的树荫后面升起，无数光斑跳动在江面，像鳞片似地闪闪烁烁。哈尔滨的夏天，夜风一吹，暑气顿消。肖丽感到微微凉意，她抱着双肘，瞧着睡得像死猪似的黑小子。他睡梦中也不安稳，不时哆嗦一下，从胸廓深处发出深深的叹息。他好像有什么痛苦埋在心底。肖丽不禁有点可怜他了。

三十分钟，一个小时……肖丽有点不耐烦了。“喂，醒醒！”小伙子毫无知觉，依然酣声不绝。“喂！”肖丽急了，伸手捏住了他的鼻子。

吭吭两声，小伙子憋醒了。他愣眉愣眼地瞧着眼前这位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姑娘，问：“你是谁？”

“你甭管！”肖丽站起来，鼻子哼了哼，“你活过来了，我也该走了。再见。”

第二天上午，在工厂劳资科办公室，两个人又碰面了。肖丽笑微微地迎过去：“今天酒劲儿该过去了吧？”

小伙子眨巴眨巴眼，使劲儿在空荡荡的脑子里搜索着昨天的记忆，“你好健忘啊。”肖丽淡淡一笑，“昨天，在江边……”

“噢，是你……”小伙子想起来了，脸不禁一红，“谢谢，昨天我喝得太多了。你也是这次返城回来的？”肖丽点点头。“贵姓？”“姓肖，肖丽。您哪？”“雷超。打雷的雷，超过的超。”……

两个人就这样相熟了。之后，每天到厂里听完信儿，他俩便同行，到松花江畔蹦蹦，坐坐。反正现在是无业游民，白天没事儿干，回家又

憋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在遥远而荒芜的原野上度过的那些艰辛困顿的岁月啊，当初那燃烧着热血与誓言的追求啊，后来那海市蜃楼般的幻灭和人生的悲凉啊，说不完、道不尽的种种令人感慨唏嘘的回忆，使得两颗磨难重重的心渐渐接近了。

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傍晚。两个人从江畔往回走，为了躲雨，进了一家顾客寥落的个体饭店。两杯啤酒下肚，雷超又沉默了。透过雨水淋漓的玻璃窗，他久久望着街上匆匆往来的人影和不时闪过的车灯，眼神黯淡而忧伤。

“你好像有很多不愉快。”肖丽缓缓转动着面前的玻璃杯，轻声说，“不然那天也不会喝那么多酒……”

昏黄的灯光斜投在雷超棱角分明的脸部，一半明，一半暗，更添了几分苍凉与阴沉。他一动不动，像僵硬了似的。“说吧。说出来会好受些。”肖丽幽然道。

雷超端起酒杯，饮了一大口，然后用双手撑住前额，遮住眼睛，似乎有泪水流下来。

“生活他妈的专跟我过不去！活着有时真不如死了来得轻松……”他的声音喑哑。

肖丽静静地等着。可他又沉默了，紧闭的嘴巴像石缝一样执拗。他从不愿意诉苦，尤其不愿向一个女人诉苦。他宁可让痛苦像蛇一样啃嚼自己的心。

二

猜忌是毁灭爱情的最恶毒的养料。

——巴尔扎克

前不久，雷超从哈尔滨专程赶到地处北安附近的农场，看望老婆玉珍。从一九八三年四月办了返城手续，他和玉珍已经分手两个来月。虽说因为两地分居，一个在城里，一个在乡下，信里免不了有些猜忌，有点不愉快，何况双方还办了离婚手续。但那“离婚”终究是为了返城办给公家看的，内里小两口儿还是小两口儿。结婚整整十年了，又有了一对儿女，那恩爱感情岂是轻易割舍得开的。

下午六点下了火车，因为人多，他竟没挤上场部的接站车。眼瞅着车屁股冒着一股蓝烟飞似地去了，他恨恨地骂了句娘。五十多里路，老

子就用腿量罢。他将装满水果点心的旅行袋一背，甩开大步，走上蜿蜒伸进密林深处的山路。

月亮早早地升上天空。登上最后一道岗子，树木疏落多了。夜色中，山下横着一片璀璨的灯火，那就是场部。东南角上，便有他曾生活过多年的温暖的小窝。对这儿，他绝不眷恋。整整十年，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全他妈的交待给这儿了，这足够他后悔一辈子。但这毕竟是故地重游，目光迷离在那灯火阑珊处，便有异样的温情漾开在心头……

赶到家门前，已是十点多了。三步并做两步，一头撞进家门，喏，玉珍已倚着炕里的被垛和衣睡着了，身边散乱地摊着一副脏乎乎的扑克。平素她就好摆弄扑克算命玩儿，今晚等他来家，闲着无事大概又算他该几时到哩。

“玉珍！”雷超热烈地叫道。

玉珍睁开惺松的睡眼，说：“哟！咋这时候才回来！”她一骨碌蹦下炕，接过旅行袋，“俺看接站车没有，寻思你不回来了呢。”

“没赶上车。走回来的，真累死了！”

玉珍麻利地从灶间端进一盆温水：“快洗洗吧。”她的目光投在丈夫那光亮的咖啡色皮甲克上，又迅速移到下身的牛仔裤、方头黑皮鞋上，眸子像被刺了一下似地黯淡而紧缩了。

“瞧你，穿得花里胡哨的。”她一拧身坐到炕沿上，语调变得尖利起来。

“这算啥。城里都这样。”

“怪不得你不急着把俺调去，八成儿嫌俺屯是不是？你早勾上个城里大闺女了吧？”

又是她信里翻来覆去那套嗑儿！文化水儿本来就不多，除了这几句酸溜溜的嗑儿好像就不会写别的！“少废话！勾上别人还来找你？”

玉珍瞅着镜子里的自己，肤色暗淡，头发乱蓬蓬的，旧蓝线衣的领尖像猪耳朵似地耷拉着，加上外面套着的杂毛线织的坎肩，灰涤卡裤子，要多屯有多屯，“两个多月了，就让俺在这儿守空房。你可倒在城里穷撩骚……”

雷超火了，猛地把湿淋淋的脑袋从脸盆里抬起来：“你别穷叨叨行不行？”

“叨叨咋的啦？心虚呀！”

“放屁！”

“不愿意听，你走！”

“还撵我呀？”

“没人留你！”

“妈的，我走！”雷超一声吼，踹翻了放脸盆的方凳。盆摔得叮当山响，水泼了一地。他回身抓起皮甲克，气咻咻冲出房门。

“找你的相好去吧！”玉珍的尖嗓子又追上一句。雷超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臭娘们儿！”噤噤向回路走去。来时那股温情，那强烈的思念，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席卷一空。他只觉得怒火焚心，脑袋发胀……

乡村的夜凉气沁人，他裹紧了皮甲克，点燃一支烟，脑子渐渐冷静了。肚里空空，又折腾这么长的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他有点后悔了。这是何必呢！玉珍就这么个脾气……他放慢了脚步，企望玉珍能回心转意追他回去。她该知道他已跋涉了五十多里地，而且水米没打牙，再返到火车站得走到天亮……他走几步，回回头。然而每次只看到那深沉的夜色，只听到隐隐传来的犬吠和回荡在远山之间的林涛。他由企盼，而失望，而绝望，而忿恨了。

如果说分手两个多月来，她一个人呆在乡间，独自过着清苦的生活，他为此一直感到有些对不住她；那么经过这一夜，他觉得什么也不欠她了。也许他妈的真到了两清的时候了！他大步向车站方向走去。

天快亮了。

三

要是有一个女人爱上你，除非连你的灵魂也叫她占有了，她是不会感到满足的……男人的灵魂在宇宙的最遥远的地方遨游，女人却想把它禁锢在家庭收支的账簿里。

——毛姆

雷超是一九六八年下乡来到这个农场的，和玉珍一个连队。他开拖拉拉机，她放羊喂猪，很长时间谁也没注意谁。

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玉珍的母亲突然得了肠绞痛，疼得满炕打滚儿。玉珍心急火燎地找到连长，连长下令要雷超用胶轮拖拉机把病人送到场部医院。雷超二话没说，连夜登程，凌晨二时到了医院。那位值班大夫懒懒地不愿及时处置，玉珍急得直哭。雷超瞪起血红的眼珠子，骂娘了，又赶到院长家打雷似地砸门。

立即手术！好危险，急性盲肠炎已穿孔。母亲终于得救了，玉珍一家千恩万谢，把雷超当成大恩人。自此，雷超就成了玉珍家的常客，玉

珍父亲是老坐地户，干了十多年的晒麦场主任。家里八个孩子，玉珍排行老大，生活清苦得很。但偶尔做点什么好吃的，玉珍就把他找去。雷超成年累月吃知青大食堂，没多少菜，一入冬更是一天三顿豆腐海带汤，清汤寡水儿，喝得眼珠发绿，他也乐得到玉珍家换换口味。

渐渐地，雷超感觉到玉珍对他有了那么点意思。洗衣缝服，嘘寒问暖，温温热热的。有生以来，雷超第一次近切地品味到女性的爱的温柔与甜美。他有些惶惑了。平心而论，玉珍是个蛮不错的姑娘，个头儿几乎和他一般齐，大眼睛，高鼻梁，总是半张着的嘴唇红润润的，像雨后的野玫瑰的花瓣儿，透着山野姑娘的健美和热情。干起活儿来风风火火，拿得起放得下。要讲在这儿过日子，找这么个内当家也算祖上烧高香了。可是，雷超实在不甘心扎根在这偏远的山沟里。他自小爱鼓捣个收音机、半导体什么的，脑瓜子有股灵气儿。又极爱看书，文学修养虽不很深，安徒生的童话以及《三国》《水浒》里的英雄好汉，讲起来却也滔滔不绝。他有过多许多憧憬，而且因为工人家庭的清贫，那些憧憬便愈加瑰丽：医生、作家、海军军官……唯独没想过要当一个农民。和玉珍结婚，便意味着一辈子只好做个“地球修理工”了。而且玉珍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乡村里极少有送女孩子上学的，何况她又是老大。这对于雷超来说，也是很难称心的。

可是，返城又谈何容易！比不得那些少爷小姐镀镀金便竞相飞走了，当了一辈子工人的老爹哪有这份儿神通呢！那么早晚得成个家呀。

就这么愁着，犹豫着，他和玉珍若即若离、时冷时热地来往着。正当热血青春，玉珍那健美丰腴的曲线，热辣辣的眼风和有意无意的碰触，常常使他感到莫名的激动和愉悦；但瞻望未来，他又觉着彷徨和可怕……那年代里，北大荒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实在过于贫瘠了，因此爱情和情欲就像雨后田野里的蘑菇一样易于发芽滋长。

一九七〇年夏，麦收时节。雷超奉命到场部领康拜因零件，正巧玉珍也要去领兽用药品，两人便同行。回来时已近傍晚，没想走到半路，老天忽然变了脸，暴雨倾盆而下，天地间顿时一片白茫茫。北大荒的旷野哪有避雨的地方啊！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往年看瓜人留下的窝棚，落汤鸡似的两人便钻了进去。雷超脱了蓝工作服，把雨水绞净。玉珍也脱了外套，只穿一件贴身的无袖衫。地方小，两人只好挤坐在一层散发着霉味儿的陈年干草上。

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玉珍那赤裸的温软的肩膊偎在雷超的肩头，不知是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她的身子抖个不住。雷超的心也怦怦乱跳，身子一动不敢动。良久无语。

雨，竟渗进窝棚里来了。玉珍又朝雷超这边偎了偎，转过脸颤声说：“你的身上真热……”口中那温馨的气息直拂到他的脸上。蓦地，一道炽亮的闪电，电光中，雷超瞧见玉珍那灼人的如醉的眸子，半裸的胸口……他的呼吸沉重起来，手怯生生地摸索到玉珍那粗糙而热烈的手。不约而同地，两人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紧紧搂抱在一起！眩晕，疯狂……恣肆的夜雨冲去了一切羁绊，野性的青春燃烧着，毫不在乎地跨过了人生的栅栏。

两个月后，雷超不顾家里的反对，和玉珍结了婚。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很快有了女儿和儿子。玉珍极能干，下工回来还忙地喂鸡，喂猪，侍弄孩子，结实的脚板不停地在屋里屋外响着，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雷超则依然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上突突地往来。那些时日，生活当然是艰辛的，又不断地有办回城的知青战友告别，雷超买烟，买菜，买酒，诉一点别情离愁，玉珍那火爆脾气便不时发作。偶尔，雷超想起自己那些书，找出来翻一翻，玉珍又心疼电费，又觉着无补于困窘的生活，也不愿意。当然，吵起来无非几天别着脸不说话，过后雷超想想，玉珍这个样子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难免的，便罢了。时日漫漫，他就渐渐忘却了那些书，忘却了少年时代浪漫的憧憬，甚至忘却了自己，木然地劳作着，将自己变为道地的农民。后来，场部不知怎的知道了他有点小本事，便调他去负责场部地区的电话维修，家也搬去了。玉珍去副业队做豆腐。他白日里东跑西颠，闲时帮人家修收音机、半导体、电视机什么的。近几年政策好了，有些奖金，日子渐渐好起来，吵嘴的事也就少了。只是每逢年节，玉珍和许多北方乡村女子一样，愿意去别人家看甩扑克推牌九赌钱（她倒不沾手），雷超坐在家里，凭窗夜思，想想家乡哈尔滨和亲人们，想想已回城工作的朋友们，想想自己这苦辛而卑微的半生，便有种种凄惶的愁苦漫在心头。

一九八三年春，雷超父亲所在的工厂开了口，可以把孩子办回来，但已同当地农村青年结婚的便不行。儿子已在北大荒度过整整十五个春秋，又有了安稳的家，父母便不很积极要雷超回来。可面对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次的返城机会，雷超怦然心动了。玉珍几次随丈夫回哈尔滨探亲，大都市的繁华，工作的轻松，生活的多彩与清新，也颇使她歆羡。是啊，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的日子实在不值得留恋。

“干脆！咱们也办个假离婚手续！”这样，四月里，雷超带着两个孩子，先行回到阔别了十五年的哈尔滨，一等工作安排妥当，再设法调玉珍进城，然后复婚。就在分手那天，雷超找来许多朋友帮助托送行李，闹闹哄哄的，不多时，家里搬了个半空，玉珍瞅着这零乱不堪的、仿佛

骤然被捣碎了的，家，瞅着丈夫和孩子那兴冲冲的样子，不禁黯然神伤。她突然觉得自己是办了一件蠢事。离婚虽然是假的，可法律上是被承认的。谁敢担保将来……

害怕，后悔，伤心，孤寂，使得这个乡村女子心里渐渐升腾起不可遏制的猜疑和忌恨的烈焰。开始是自己写信，可表达不出，后来就求别人写，满篇倾泻着尖酸，想象，神经过敏的挑剔，甚至诅咒。乃至雷超风尘仆仆从哈尔滨去看她，竟被她气出家门……

雷超苦恼极了，忿懑极了。

四

把我年轻的灵魂从卑微的事物转移开来的是她，把我用锁链拖住而逼我向上看的也是她。

——彼特拉克

连续几天，这帮返城的知青到厂部催问工作的时候，肖丽都没有露面。她怎么啦？是不是发生什么变故了？雷超的心暗暗地牵挂着。这天下午便依了她先前的告诉他的地址，前去看望。

长久地没能安排工作，使得雷超的心情愈来愈恶劣了。他不愿意任何旧日的朋友和同学。每逢在街头看到那些欢欢乐乐上班下班的人群，听说一些熟悉的名字干出什么名堂，当了什么长，从哪个大学毕业了，他的心里就一阵阵颤痛。生命，对于别人是玫瑰，是微笑，是从幸运到幸运的“三级跳”；对他，却是荆棘，是冷落，是从倒霉到倒霉的“前滚翻”。他甚至整日不愿意回家，看到父母那样大的岁数，还要为养活三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孩子而不息地辛勤劳作，他的眼眶就充满了泪水。玉珍也长久地不理睬他，只是不时写信给他的父母，问问孩子的情况，寄上点钱聊补家用。

这些日子里，唯一能给他带来一点清新的空气的，就是肖丽。他甚至奇怪，生活如此地落寞与困窘，那月牙儿似的弯眉拢着眼睛何以总是那么清明淡泊？那挂在圆深的嘴角上的微笑何以总是那样安恬自信？难道她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世态炎凉？难道她有雄厚的资助？不不，都不是。她早已把自己的境遇都告诉了雷超，那境遇比雷超更悲惨，更凄凉。

一九七三年，肖丽下乡到了农场。她性格温柔如水，说话轻声细

气，而且长得容貌端丽，一双大大的清澈的眼睛仿佛总在惊异地瞧着这个世界何以有那么多的肮脏与苦难。那微微翘起的小嘴则似乎在逗人怜爱。她太柔弱了，柔弱得几近一株纤细的水仙，只有一泓清水才能使她悄然生长，何况她的早已去世的生父据说还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哩。在那样的岁月，在风雪弥漫的千古漠野，生活常常只服从强者的意志而很少理会弱者的感情。连长的人高马大的儿子看上了她，追着她不放。肖丽开始极怕，一望见那半截黑塔似的魁梧身影就战战兢兢地躲。可是在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连之长就是土皇上，岂是可以躲开的。肖丽眨着小鹿样的惊恐的圆眼睛，瞧着连长儿子那泛着粗野的微笑的大脸愈来愈切近了自己，带着辛辣的烟味儿和酒味儿……

渐渐地，肖丽发现，因为连长儿子频频出现在她的身边，再也没人敢欺辱她了。而且，连长儿子待她也真不错，时时招呼她到全连最富丽堂皇的自己家里，吃的用的随她便。其实，她把这一切看得都很淡漠，重要的是连长的儿子给她带来了安全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她同意了。一九七五年秋，全连借她的光放了一天假，又七碟八碗地大会餐一顿。等到鞭炮成串地响过，喇叭呜呜地吹起，泪花盈盈的新娘子便被送进新房。那一夜，当她像一个轻飘飘的草捆儿被掷上炕时，她竟哭作一团，昏厥过去……

此后日子在她心灵的伤口上揉进了愈来愈多的苦痛。后来生了儿子小楠，全家的家务活理所当然地便落在儿媳妇身上。稍不遂意，深冬之夜，丈夫便可以一脚将裸着身子的她踹下炕来；拳头和皮带，常常打得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开始她还使劲地哭，后来想想，哭给谁听呢？谁又敢管呢？写信跟娘家诉诉苦？男人是自己找的。而且从生父去世后，母亲嫁给继父，拉扯着两窝孩子，生活就够糟心的啦……渐渐地她就不再哭，无论怎样疯狂的殴辱都不再哭。她心头的绿荫就是可爱的儿子和作为连队小学教师的她走进教室时孩子们参差不齐的清亮的问好。

一九八三年，家里来信说工厂要招职工子女返城，但已同当地青年结婚的就不好办。肖丽犹豫了，丈夫却很积极：“咱们办假离婚！你先带孩子回去，然后我再回去，没工作做买卖更有捞头儿呢……”于是离婚证书上写明：儿子归她；财产归丈夫，而且不必给抚养费……

一个月后，一张照片寄到已返回哈尔滨的肖丽手里，上面是无耻地笑着的丈夫和另一个新娘子。肖丽和儿子被欺骗和抛弃了……

雷超轻轻叩响了肖家的房门。稍顷，门开了，露出一个男孩的圆圆的小脑袋。肯定是小楠，极像肖丽呢。“你找谁呀？”男孩仰起小脸蛋问。“你是小楠吧？妈妈在家吗？”“妈妈病了。”雷超抱起孩子进了屋。

房间里光线很暗，陈设相当的简陋，一望而知是个被困窘把生活的趣味都榨干了的家庭。肖丽正盖着毛巾被躺在床上，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双颊和眼窝明显地凹陷进去。见是雷超，肖丽无力地一笑，挣着想坐起来。雷超赶紧抢上一步：“别。你躺着吧。”

雷超环视着这狭小的房间，大约只有十五六平方米吧，三张单人床都搭成两层铺。因为潮湿，门框底下竟长出一串串灰白色的菌类。

“家里七八口人，你们怎么住啊？”雷超蹙着眉峰问。“我和妈妈睡地上，因为没有床。”楠楠抢答道。

雷超心里一阵颤栗。唉，我们这一代为北大荒贡献了人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可得到了什么呢？回到城里才知道，我们早已被遗忘了。生活中仿佛已没有了这一代的位置。三十多岁的人，为争得一块可怜的存身之地，什么都要从头开始。可是，我们已经很累很累了，在遥远的穷乡僻壤，生命似乎已筋疲力竭地走过了一生……

肖丽仿佛看出他的心思，淡然一笑，轻轻说：“这比在北大荒时强多了……尤其对于我，简直就是一种解脱呢。”雷超注意到，肖丽枕畔堆了许多书。他拿起一本翻了翻，是马卡连柯的《儿童教育演讲集》，上面还划了许多红杠杠。

“怎么？你现在还有心思研究这个？”雷超问，“将来能对付口饭吃就不错了。”

“我还希望搞教育。”肖丽沉思地说，“在农场那些年，生活虽然不幸，正是那些孩子给了我安慰和充实。一站到讲台前，什么痛苦都忘了。学生要是打个一百分，我就跟过年一样高兴……真的，雷超，我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人生难得有大段的空闲时间，抓紧学点东西吧，总会用得着的。你还总喝酒吗？”

“很少喝了。”雷超红着脸说。

“那好。还是别喝了。”肖丽关切地望着他，“生活是苦一点，可越麻醉自己越苦。多看点儿书，多充实充实自己，你就不会觉得苦了……”

雷超告辞了。走在喧嚣的长街上，肖丽跟他讲过多次的话久久回响在他的耳畔。记得有一次他喝了点酒，在工厂劳资科跟一个干部吵了起来，他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要揍人家。肖丽死命地把他拉出屋，第一次那样声色俱厉地责备他“太野性”，连珠炮似地提醒他“不要自己否定自己，不要自己放纵自己，不要自己毁坏自己”！是啊，同肖丽接触的越多，他对这生活对这社会的满肚子怨气就愈少，相反种种自省和自责倒不时袭上心头。渐渐地，他觉得一个在漫长而平庸的乡村生活中久已被

忘却的自我被唤醒。他忆起，我不是有过许多瑰丽的憧憬么？我不是有过许多书么？那些书不是曾给了我奋斗的热情，渴望让社会承认我的存在价值么？现在我怎么啦？怎么会沦为一个酒鬼，成了混吃等死的“街溜子”？生活同样困窘，而柔弱的肖丽却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亏我还是个男子汉！

他从床底下翻出那些落满了灰尘的有关收音机、半导体和电学方面的书，好似翻出了一个新觉醒的自我。为此他深深地感谢肖丽，也觉得非常非常迫切地需要肖丽……

他决意和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开始生活！

五

在所有的自然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拦，因为它只会自行毁灭，绝不会被别人的意见所扭转打消的。

——薄伽丘

往日天涯沦落的甘苦使两颗心相知相通，觉醒了的憧憬和奋斗的热情使两颗心贴近并相互感到了灼热。人的心灵终究是难以忍受长久的感情上的空落的。

七月的雨后之夜，清爽宜人。松花江闪烁着万点星光，有风徐来，吹送着斯大林公园花草的幽香。珠串似的街灯沿岸排开，直伸到远处，灯光将润湿的林荫路照得一片空濛。雷超和肖丽聊得有些乏了，便静静地凝望对岸灯火璀璨的太阳岛，仿佛沉入遐想。其实，雷超早已激动得不行，如果不是觉得有些胆怯，深埋在心底的话早就冲口而出了。而久久不语的肖丽似乎也在期待着什么……

“肖丽，”雷超终于开口了，声音激动得有些暗哑，“我们……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在一起吧……”肖丽战栗了一下，没有回答。

“我想，我们会好的。一定，一定！我相信，一定……”雷超几乎语无伦次了。

“我们，都有自己的孩子啊。”良久，肖丽喃喃说。

“不！那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

“家里……能同意吗？”

“我们都三十多岁了，用不着家里指手划脚！”

“你和玉珍……”

“不，不要提她了！”雷超激烈地打断她的话，“整整十年啊，那个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活着，生儿育女，干活睡觉。那种日子我一天也不想再过了！”听得出这话是决绝的。从那次去农场探望玉珍悻悻归来，他就决意彻底分手了。

“将来，我们会很难的……”肖丽轻轻说。

“你说过的，还能有北大荒难么！”雷超热烈地说，“只要我们好，再难也是幸福！”他猛地握住肖丽的两只手，“说呀。我要你同意。”

肖丽没有回答，只是羞赧地柔情绵绵地将身子轻偎过来。哦，这是怎样令人震颤的幸福啊！这是一切烦扰都被忘却的时刻，是时间蓦地停顿、生命骤然开花的时候。他们紧紧地拥吻了……

“前半截咱们活得太他妈的苦啦！肖丽，这回，咱俩得好好活，重新活一次！”雷超捏紧了拳头，眼瞳炯炯有光。

第二天，两个人分别向家里宣布了这件事。没有想到的是，竟引起了那么激烈的反对。

雷超的母亲做了一辈子工人，五十多岁，已退休在家，当了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她个头儿高高的，很瘦，走起路来一阵风，屋里屋外双手没有闲着的时候，嘴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因此全家也没有闲着的时候。她头发已经灰白，尖利的颧骨和总是抿成一字形的嘴巴显出性格的刚烈。这个家在她的治理下总是一尘不染，几明窗亮，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火柴盒该放在什么地方，一辈子都不移动的。雷超的父亲稍胖些，显而易见是老伴统治下最温顺的臣民，唯一的享受就是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卷一支烟抽，当然绝不要忘记一回只能抽一支，抽完立刻把烟灰倒掉。

“马上给我拉倒！”雷超刚刚讲完，母亲就吼了起来，“当初我不让你找个‘屯迷糊儿’，你偏找！找了就不能撇了人家！不能伤天害理，对不起天地良心！……”“什么共同语言？别整这些时兴词儿唬弄我老婆子！我和你爹懂什么？照样不过了一辈子！”“玉珍进了门就是咱雷家的人！能洗能涮，老实本分。还给老雷家留下方方和圆圆两个‘后’，这媳妇就够格儿！”“我要是黑脸包公，就铡了你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母亲一生气就更坐不住了，在这两屋一厨里溜溜乱转，摆摆这个，平平那个，嘴里不歇气儿地高一声低一声吼着。父亲坐在窗前的方凳上，趁空儿连抽了三支烟，边抽边应和着母亲的话。

“那个肖什么还是个离婚的带孩子的？”母亲又冲到儿子面前，“告诉你，趁早拉倒！只要我活着，就不准那个小娘们儿进家门，别说我打断她的腿！”

雷超含泪走出家门，八岁的女儿圆圆和六岁的儿子方方哭喊了一声“爸”，又回身扑进奶奶怀中嚎哭起来……

在肖丽家，气氛则冷静多了，但冷静得近乎冷酷。母亲心疼女儿，只会哭，继父只有一句话：“家里不同意你找这么个男人。他两个孩子，你一个孩子，将来怎么过！丑话说前头，咱家这情况你也知道，可没钱帮扯你。”

肖丽带上儿子楠楠，也含着泪离开了家……

朦胧的月色中，昏黄的街灯下，雷超将楠楠抱在怀里，凝视着肖丽那泪汪汪的凄楚的大眼睛。她仰着脸，嘴唇不知是发抖还是要说什么，只是无声地翕动着，两道淡淡的秀眉垂落下来，透着心底的哀伤。

雷超心里仿佛有刀子划过。“怎么办啊？”肖丽嚅嚅地问。

怎么办？退缩吗？不！雷超决定了。偷出户口簿，登记结婚；先斩后奏。

当两个人分别把鲜红的结婚登记书拿回家里的时候，雷超的母亲气得昏厥过去，父亲则目瞪口呆，把烟卷掉到了红亮的地板上；而肖丽的母亲一把抢过证书就要撕掉，肖丽安详地说：“撕了也是既成事实。”继父一摔门，走了。

当夜，雷超的父母同这个不孝顺的逆子进行了一次“最后谈判”。刚烈的母亲态度决绝，她向儿子约法三章：“第一，尽快搬出去住，今后不要再进这个家门。我们就当没你这个儿子，断绝关系；第二，方方和圆圆是老雷家的‘后’，我们老两口抚养。你每月得交二十元，算是还我们抚养你的债。你不许再来看孩子；第三，不许肖丽进雷家的门。只要玉珍不改嫁，我们还认她是儿媳妇！”

这样严酷的“约法”，雷超想也没想到。他痛苦得心都要碎了。“孩子还是我的呀！我不能不来看孩子……”他呻吟道。“不行！绝对不行！”母亲的嘴抵得铁铁的，“想要孩子你就得和肖丽拉倒！我们不能让孩子找个后娘！”

无须多说了。雷超最后只提出一个要求，请父亲帮着给租一间小房。“我们刚返城，没门路。总不能睡到大街上啊。”父亲瞧瞧老伴的脸色，同意了。

那一夜没月亮，风很大，吹得窗扇哗哗响。两家人几乎都没有睡……